



他和他的时代杰作

——记中国百名“改革先锋”之一陈日新

□ 齐凤翔



徜徉在平朔生活区，映入眼帘的每一处每一景都充满了诗情画意。从人们的脚步中、从人们的脸庞上，都能找到坚定与自信。

这种饱满的状态整整地包裹了一个时代。在花园式的办公、住宅楼区域内，最惹眼的也许就数道路两边挺拔而生的白杨，上有蓝天白云陪衬，下有鲜花绿草伴随，欣欣然向世界昭示着当代矿山人幸福、美好与骄傲。每每谈及平朔的过去、现在和未来，总要习惯地提起一个名字——建矿元勋、原平朔煤炭工业公司党委书记兼总经理陈日新。

翻开平朔的成长史，这个名字总是和奇迹、杰出等词语相联系。

当初，与平朔露天煤矿一样，陈日新也充满了神秘。作为这里的第一个“一把手”，他自然被推到了受关注的巅峰。特别是2018年12月18日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，陈日新作为中国百名“改革先锋”之一受到党中央、国务院的表彰，与袁隆平、钟南山、路遥等齐名，其事迹更加高扬远播。

也就在陈日新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，笔者有幸与他小有接触，当然，也仅仅是近距离地聆听了他的谈话。

那是上世纪1989年8月的一天下午，一位首长来平朔视察，我以朔州日报社筹备组负责人兼记者的身份前去采访。在等待首长到来之际，陈日新与在座的各方人士闲聊。57岁的他朝气蓬勃，国字脸、宽额头，典型的浓眉大眼，地道的大同口音。聊的尽是些家长里短，事虽小，颇有趣。他说话，声音不高，但很有厚度。双目炯炯有神，浓眉偶蹙的当儿，总觉得那里边不仅藏着智慧，更蓄有故事。首长到来后，他简略地汇报工作。当首长插话回述了一些看法，他以老家的俗言连连答道：“你不凉！不凉！”首长连问“什么？”有人才给解释是内行的意思。

这次短暂的接触，使笔者在平添了足够敬意的同时，又有了采写他的冲动。他和常人一样，用寻常话聊寻常事，乡音不改，土气未抖，与叱咤风云的改革家在世人心中虚拟的形象形成了强烈反差，正好构筑了成文玄妙。但世事不可如愿安排，我始终未能得到正式采访他的机会。所能做到的，也仅仅是海聊偶得。后来虽与他又有过两次接触，但谈兴浓而谈资微，也仅仅是求证了一些关于他的传说。好在当年平朔《大露天》的编辑朱玉斌采访过他，并毫无保留地把采访内容贡献给我；平朔刚起步时就入职的电工陈亦君（现为颇有名气的书法篆刻家）将其所知悉数讲给我。在众多聊友中，朱陈二人最近提供的素材尤为丰富、鲜活。说起他，人们习惯地称为“陈老总”，习惯地言以神化，把他的传奇和平朔的故事紧紧地联系在一起。

那是个叫平朔人难以忘记的日子。1982年1月24日，正是农历除夕万家团圆时。自前两个月煤炭部部长高扬文和陈日新谈话后，在煤海滚战了28年的他再次激情澎湃。高部长让他挂帅出征，开发平朔安太堡露天煤矿。就在除夕的前20天，煤炭部批准，中国平朔露天煤矿筹备处成立，陈日新任主任（6个月后兼任临时党委书记）。同时从

大同矿务局抽调了12人，组成平朔筹备工作组。他知道这一嘱托的分量有多重，中国改革开放的巨轮刚刚启航，安太堡项目是我国第一家中外合作企业，深受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关注。他将要开展的工作牵动着国际社会观望中国的敏感神经，事不仅要办成，而且要办好、要出彩。了解他的人都知道，遇事不慌、表面上云淡风轻的他，事实上心急如火，创业宏愿早就飞向新的天地。

就在亿万国人沉浸在尽享亲人团聚辞旧迎新欢乐之时，陈日新却带领着筹备处的有关人员从大同矿务局出发，驱车驶往100多公里的地方。他们以拜年为名，实求两县主要领导支持即将启动的平朔项目，并把目标瞄在了朔县城东北的北旺庄古坟滩。

“生活区就是这里了！”大家自然表示赞同。多少年来，凡是跟随他干事业的人都知道他有两把刷子，大的决策几乎都靠谱。以至于对他形成了一种“精神依赖”。实际上，如有异议，他这天也会把选址根据给大家详细地讲一遍：这块土地既不在压煤区又不是耕地，宽阔又平坦，属于解放军某部农场管辖，地价肯定便宜；离平朔煤田18公里左右，免受污染；距火车站也不远，交通方便。

他的工作节奏就是这么紧锣密鼓，大年初一就安排了一部分同志征地，同时另一部分同志现场测量打桩。大年初二，就与某部队农场负责人联系，协商具体的征地事宜。当天，就征地近2000亩。同年10月，平朔行政生活区破土动工。

为生活区奔波的身心疲惫还没有得到缓解，又一个新奇大胆的设想在陈日新脑海里形成了：矿山工业区和职工生活区建设同步进行。本来生活区远离工业区就已经够大胆了，这个设想更是史无前例。自有建矿记录以来，中国的矿山建设一直遵循着“先生产、后生活”的套路，生活区与工业区混杂在一起，职工的住房往往就坐落在运煤铁路和公路旁。就是这样的住房，也只是在矿井投产后才开始建造。而他破天荒地提出了“两大块、六条线”的施工方案。“两大块”指的是工业区和生活区，“六条线”则是铁路、公路、水路、电路、通信网络和七里河改道。从1983年年初开始，这六大工程全面铺开，两万多名施工人员进入工地，昼夜作业。

如果把这“双管齐下”说成是陈日新的一个传奇，那么在首都街上拦车的故事就更是一个传奇。面对社会各界的各种期冀，经常穿行于机声隆隆、尘土飞扬的土建工地的陈日新却是五味杂陈。规模恢弘的建筑场景让他又找到了激情燃烧的感觉，甚至是陶醉。可搞现代化的露天开采，搞中外合资，中国是第一次，没有前事可鉴，那些不可知的险阻说不定哪一个早晨就横在眼前。果然，令他头疼的局面不迟不早地出现了。

那是一个中午，疲惫不堪的他刚刚端起饭碗，原准备对付几口就抓紧时间补个觉，却有施工方的人员前来告急：该付的资金还未到位，材料无法采购，工人工资无法发放。如不尽快解决，就得停工。第二天，他把手头的工作交代好，驱车直达首都北京，请求拨款。他

来到煤炭部，找到一位老领导，把平朔建设遇到的卡脖子困境做了汇报。听他嗓音嘶哑，看他嘴唇嘴角窜起了明胖胖的燎泡，全是心火啊！老领导十分心疼，但解决资金是帮不上大忙。

万般无奈之下，陈日新咬咬牙，使出粗招，到国家计委大门前拦堵一位领导的专车，请求帮助：“平朔的摊子已经全面铺开，上万人好几个月没有开资，食堂连买面的钱也没了。一句话，我就是来要钱的！”见他拦住车不放，那位领导有点急了：“陈日新，你不能胡来！我要到国务院开会。”“不答应给钱，你到哪儿开会我也不放你走！我就是在你计委门前摆个地摊也得给发个营业执照吧？”语到急处，他几近哽咽。听着他酸楚中的幽默，这位一脸严肃的领导笑了，“反正我也跑不了，还要回来上班嘛！”他这才用袖口沾了沾疼痛钻心的嘴角，收回了拦车的架势。

时隔不久，经上级考察研究决定，国家计委给垫拨了3000万元，煤炭部也分两次给拨付了8200万元。

资金到，万人笑。平朔的建筑工程地上群情振奋。费心伤身的陈日新终于找了点时间，正式地睡了个好觉。

1984年的下半年，平朔的建设已经有模有样。且不说生活区的部分工艺品式的楼房、别墅等纷纷封顶告罄，工业区的配套基建也相继竣工，只是等待着那些进口机械运抵组装完毕，去迎接那扣动亿万人心弦的剥离剪彩时刻。人们发现，那些天的陈日新又有点心事重重的样子。每当他言语交流减少、动不动就双眉紧蹙额头现出个“川”字来，那就一定是思考一件常人想也不敢想但他非要做成的事。

果然不出所测，这日上午刚刚上班，陈日新就对同事们说：“依我看，机械设备的运输组装咱们自己干吧！”听话人除了惊讶就是倒吸凉气。平朔订购的机械非同寻常，分别来自于美国、日本、中国香港地区，总共416台（套），总重量500万吨，其中最重的那一台70吨。有的4米高、5米宽、18米长，都是些人们过去见也没见过的庞然大物。它们都将先运抵天津港，卸船后马上装车运到平朔，有的卸船后需要现场组装。这项工程异常复杂浩繁，专业化程度要求与巨大的风险相伴，且走运时限严格，超时罚款。本来陈日新等领导决定以招标的方式外包出去，怎奈几家投标单位也是没做过这样的工程且要价太高。

“别的单位敢投标，说明他们敢干，可他们也属于没金刚钻敢揽瓷器活的。与其花大价让他们练兵，倒不如咱们自己掏小钱练自己的兵！”权衡再三，陈日新又做出了惊天之举。

当他把自己的想法向煤炭部汇报后，部领导自是格外重视。领导们于1984年8月1日亲抵太原，召开紧急会议进行磋商。陈日新再次当面请缨：“我敢下保证，立军令状。出了问题，唯我是问！”会议郑重地同意了陈日新的请战。

1985年的除夕，是又一个让陈日新格外劳心的日子。夜里，就在晋北人点旺火的时刻，天津港迎来了平朔订购的8台吊车和大批采矿设备，共有2000立方米、800多吨。按要求，必须在靠岸

48小时内全部卸完，不然罚款。吃着年夜饭的他心不在焉，始终惦记着天津港的货物。大年初二，接运组由16人驾驶的4辆拖板车应时出发，从朔县路经山阴、雁门关、紫荆关、霸县等地赴津。不负期望，抵津46小时后，这16名平朔的汉子就把货物卸完，比规定提早两小时。他们依例得到3000美元的奖励。

1985年7月1日，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个中外合作项目——平朔安太堡露天煤矿如期开工剪彩。开进破土剥离现场的巨型机械，全部由平朔职工运抵组装。他又做成了常人不敢想不敢做的事儿。

平朔人觉得，除此之外，能够构筑陈日新精彩人生的还有另一块丰碑，那便是他那与众不同的一身正气。在生活上，他从来不讲究，经常跟普通职工在食堂排队吃饭，出差时蹲在路边小摊前吃碗面是常有的事。当初北京火车站东边人称盔甲厂的地方有个煤炭第四招待所，条件很差。平朔在那里租了3间房做办事处，赴京出差的人就在那里住，陈日新也不例外。那是一个三伏天的中午，京城热浪翻滚，为纳凉防暑，他就拉一张凉席睡在办事处的水泥地下午休，呼噜打得山响。正好碰上这情景的陈亦君惊叹不已：“那么个大老总居然能受这罪！”说起这事，陈亦君至今还是那么人情入境。

上世纪80年代中期，有一次趁他外出不在，一些同志觉得过意不去，想把地方上对企业帮过大忙的同志叫到生活区招待一顿，聊表心意。谁知，宴席还没开始，陈日新的工作用车出现了，无疑是陈老总出差回来到食堂用餐了。请客的人知道闹下了大麻烦，只得搞点“阴谋诡计”，把包间从外上了锁，就餐人一个顺着从窗户跳了出去，没有任何一个人敢当他的面破规碰他设下的“高压线”。

多少年来，陈日新这个名字成了平朔的金色名片。他带领第一代奋斗者在这片热土上绘就了最美的图画。那是时代的杰作！他1992年离休，2007年离世，未能看到平朔年产超亿吨的辉煌，但平朔铭记着他的传奇。